airiti

異文化初想:
十八世紀法國視野的「中國式生活」

林晴羽*

摘　要

近代中法文化交流最初始於路易十四時代與清康熙時期。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親政後積極對外擴張，將目光轉向遠東。1685年他授與六位耶穌會士「國王的數學家」（Mathématiciens du roi）頭銜，派遣到中國進行科學文化的考察，自此展開近一世紀中法雙邊交流活動。由於法國耶穌會士從中穿針引線，在中國所見所聞寫成書信、報告與研究中國各類的書籍等陸續寄回法國與返回法國的耶穌會士現身說法、實況報導，不斷加溫對中國的好奇與熱情，於是中國思想文化成為法國知識界最熱門的討論話題，而中國工藝品成為上流社會貴族們爭相收藏的藝術品。從宮廷舞會到巴黎街頭，中國變成一種時尚，每一物件皆被傾慕與迷戀。

職是，在這股熱潮裡中國如何以視覺化、空間化的形式出現在法國？在異文化裡如何被定義、被符號化？並透過什麼樣的修辭來影響消費、製造慾望並創造中國式生活。本文擬從物質文化的面向，以文獻與圖像史料作為參照和互證的研究方式，探討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之間中法文化的相遇，作為異文化的「他者」——中國，其物質文化如何給予法國新的感官經驗，醞釀出奇異又創意的中式生活方式與品味，進一步觀察中法文化的交流對法國藝術趣味的轉變與影響。

關鍵詞：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中國風尚、物質文化、文化史研究

---

* 林晴羽，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airiti

Preliminary Study on Foreign Culture: A French View of Chinese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ying Lin*

Abstract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of Sino-French culture initially began in the era of Louis XIV. Louis XIV was active in external expansion and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Far East after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He granted the title of "King's mathematician" for six Jesuits in 1685 and sent them to China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science and culture. Since then, Sino-French bilateral exchanges were launched for nearly a century. Jesuits acted as the liaison: on one hand, they wrote what they saw and heard in China in letters and reports, sent them back to France with all kinds of book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talked with the Jesuits that returned to France and reported the actual situation, with a higher curiosity and passion about China. As a result, Chinese thinking and culture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topic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and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became the most fashionable arts collected by upper-class aristocracies. China became one kind of fashion from the royal ball to the streets of Paris and each article was admired and adored.

However, how was China visualized and spatialized in this boom? How was China imagined, defined and symbolized in foreign culture? What kind of rhetoric was used to affect consumption and create desire and Chinese life? By 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aking literature, images and historical data as the reference and mutual confirm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culture the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of

* Ching-ying Li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iriti

Sino-French culture: how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China, as the otherness of foreign culture, gave French new sensory experience and created the special and creative Chinese lifestyle and taste, and further observation of the changes and influence of Sino-French culture communication on French art taste.

Keywords: 18 century, Sino-French, Chinoiserie, Material Culture
Cultural history

airiti

前言：遙遠東方的誘惑

1581 年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義大利梵帝岡圖書館，生平第一次見到來自中國的書籍，大感新奇：「我見到了一些好東西，……一冊中國書，文字怪異；紙張的質地遠比我們的歐洲的紙張精細而透明，由於紙薄透墨，只能印在一面，所以折疊為雙頁。據說這些紙是某種樹木所產的薄膜」(Michel de Montaigne 147)。儘管中國造紙術在十、十一世紀已西傳，旦因礙於技術與用料，仍無法生產出如中國輕透薄細的紙感。[1]蒙田細膩地描述他所觸摸到來自於中國的書籍紙張，在紙頁翻動婆娑間，一種迥異於歐洲、迥異於日常的字體與物質感，那是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物質世界，不禁觸動著蒙田的感知，想像著那個遙遠的東方國度。事實上，葡萄牙在 1511 年佔領馬六甲，兩年後登陸澳門，不久也抵達廣州，開始覬覦廣大的中國貿易市場，走私運載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往來歐洲、印度果阿、東南亞之間，壟斷歐洲與中國的貿易，獲得鉅額的利潤。海上馬車夫的荷蘭見到龐大的商機，很快也組成商船隊跟進，中歐之間的交通從早期的「陸上絲綢之路」轉向「海上絲綢之路」。而蒙田手中的中國書籍，以及流傳於歐洲各地之間的中國的紙張、各式各樣充滿東方風情的食物、器物就這樣悄悄地走入歐洲世

[1] 法國造紙技術直到十八世紀仍未追趕過中國。1754 年中國耶穌會教區派遣兩名中國青年（高類思和楊德望）到法國進修，返回中國前，曾擔任法國財政大臣的杜爾果（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曾要求他們兩人回國後研究中國造紙技術，然後寫信匯報。杜爾果提出的問題，如「和和把這樣大幅的紙揭起來而不致於破裂，如何把它再攤開而不致於弄得皺折；請慶來一百貨兩百張最好的紙，紙幅廣六尺、寬四尺。如果這種紙張適合雕刻家印刷之用，我們有意試製；請把幾扎準備抽剝纖維的藤類和壓榨器一併寄來，總之，我們想用它來仿造紙。」參見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頁 119。

airiti

界。

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搶得商機在先，法國遲至 1664 年才成立東印度公司，但是因資金不足，一直無法有效運作，必須倚靠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轉運站。中法之間直接實際的交流仍得等到 1687 年路易十四派遣五位「國王的數學家」（Mathématiciens du roi）到中國後，通過耶穌會士的搭橋才有了互動、交往。1693 年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以中華帝國欽差大臣的身分返回法國，五年後（1698 年）搭乘安菲特利號（le vaisseau Amphitrite）快速三桅帆船再度啟程到中國，經過七個多月的遠航抵達廣州。由於白晉的身分特殊，使得安菲特利號停泊了約十五個月。1700 年安菲特利號載滿一整船的中國貨返抵法國，根據資料統計，當時從中國運去的物品有大批紅銅、黃銅器皿；布帛有：絹、綺、普通羅和縐紋羅、緞面、重縐紋織物、平紋布、織棉等八千匹；還有中國的漆、刺繡和繪畫；瓷瓶、瓷碗、瓷盒、瓷壺、瓷碟、大小瓷盤、瓷杯或瓷茶具、瓷酒瓶、平底瓷杯、帶把瓷杯、瓷糖罐、瓷鹽罐、壁爐瓷器配套物和其他各種細瓷產品，有 17 箱瓷器，其中有 4 箱各自內裝三件小漆匣和帶堆金花卉圖案的文房四寶，另外 9 箱中裝有各式各樣的漆桌、14 箱酒具、21 箱漆畫和人物花卉等。此外還有 36 箱中國屏風、4 箱屏風和 3 箱尚未安裝好的紙屏風，455 根手杖，大批紙張、廣州和南京的刺繡、12 條掛毯以及繡花緞，11 條絲斤、6 卷繪畫、38 件麻織品等 (耿昇 341-42)。這是中國貨首次不透過荷蘭阿姆斯特丹，直接進口到法國。法國市場反應相當熱烈，安菲特利號二次航行中國，同樣也是載回大量的中國商品，除了銅器、生絲、茶葉和藥品外，還有 93 箱瓷器、45 箱

airiti

屏風、22 箱油漆茶具、12 箱燈籠、4 箱扇子、7 箱刺繡品、床、梳妝台、便袍，1 箱瓷器樣品、陳列品以及漆盒。該船同時還運走了首航中國時所寄存在廣州的商品，包括 30 箱瓷器、35 箱漆櫥、一箱帶法琅的南京銅器、總督的兩箱禮品（弓弩、箭囊、馬駕鞍、鍍金鋼刀、古瓷等）。另外，法國耶穌會士也順道託運回法國 19 箱瓷器、九箱生絲和絲綢 (耿昇 34)。

從兩次安菲特利號往返中法所運載的粗略貨物名單，中國貨以絲織品、各式布料、瓷器、漆俱、屏風等日常生活用品為大宗，另外還有文房四寶、扇子、壁毯、繪畫等充滿中國趣味的藝術品。不過，中法兩者對照下來需求不同一，法國貨、西洋貨等對於長久自給自足的中國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市場；反之，法國對中國貨的需求慢慢地從趣味賞玩到生活日用品的轉變，尤其是瓷器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後已成為家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在《哲學辭典》便談到法國對中國貨的匱乏與慾望：「在歐洲，我們沒有一個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證明是能和中華帝國相媲美。我們去中國尋找瓷土，就好像我們一點都沒有一樣；我們去那裡尋找絲綢，就好像我們缺少似的；泡在水中的小藥草，就好像我們的氣候環境裡沒有任何藥草一樣」(伏爾泰 193)。也就是說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安菲特利號拉開序幕之後，十八世紀上半葉法國商船陸陸續續遠航到中國東南岸貿易，如 1740 年康德號（Condé）或 1765 年維爾利伐爾克號（la Compagnie des Indes le Villevault）(朱培初 60-61)。中法貿易交流不僅是法國耶穌會士所傳譯的思想文化領域連結到物質器物的經濟領域的轉換與開始，更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airiti

從處於文藝復興時代的法國作家蒙田，不經意觸摸到中國紙張這樣的一個物件來遙想東方文明，到 1700 年中法雙邊貿易起飛後，每每三桅帆船回到法國，中國貨一入關便立刻在南特（Nantes）和洛里昂（Lorient）被搶購精光。在精神層面，有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在物質層面，則在路易十四的引領之下，來自中國的舶來品蔚為風尚，勃興一種獨特的「中國風尚」（Chinoiserie），喜愛中國工藝如絲綢的滑細、茶葉的芬芳、彩繪的屏風、花雕的漆器、庭園的藝術，中國每一樣物件在在都讓法國傾慕與迷戀，遙遠東方的異國情調誘發了新視覺藝術的形成——洛可可藝術（Rococo）。「東風西漸」醞釀出法國特異又創意的中式生活方式與品味。

職是，本文所欲探討的是，如果不是透過文字，而是透過物質器物來考察中法文化交流，那麼，作為異文化的「他者」——中國，是如何以「視覺化」、「空間化」的形式出現在法國？換言之，法國如何以幻想與慾望來重鑄其想像的世界？更進一步而言，中國從作為一般性的商品到成為一種奢侈品、一種時尚，在這樣轉變的歷程裡，在異文化的空間如何被定義、被符號化？因此，本文首先從述說來自中國的舶來品成為一個被熱賣、訂製的現象中產生一個專屬十八世紀的時代新詞“Chinoiserie”「中國風尚」，進而探討這樣的新詞又是蘊藏、隱喻著什麼樣的修辭，反過來一方面促進消費與時尚，另一方面推動裝飾藝術的誕生。其次是從宮廷舞會到巴黎街頭，法國大膽地異想中國，並且熱衷地以空間化形式創造「中國式生活」。在現實與想像交互的疆界上，展演著對異文化的「他者」背後內在的深層文化心理。本文期待通過物質文化的面向與文獻與圖像

airiti

史料文本的考察，對近代中法文化關係與交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

訂製一個「中國夢」時代

自路易十四時代起，法國對中國瓷器等具有中國風格的舶來品充滿熱情和慾望，然而一直仰賴荷蘭進口，貴族們不是請駐荷大使代購，就是直接到阿姆斯特丹選購，直到 1664 年財務部長兼國務大臣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支持下，法國才建立東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orientales）。伏爾泰在《路易十四》談到這件遠東貿易大事:「國王把一筆相當於今天六百多萬的鉅款贈給該公司，並請有錢的人都來入股。王后、親王，和整個宮廷提供了當時的貨幣二百萬。各高級法院捐助了一百二十萬利弗；金融家捐助了二百萬；商會捐助了六十五萬。全國上下都出資支援他們的主子。」（伏爾泰 210-11）隨即在兩年後，也就是 1666 年法國西北布列塔尼省開闢專門進口來自東方的貨物的港口「洛里昂」（Lorient），即以「東方」（L’orient）來命名。不過，中法雙邊貿易直到法國耶穌會士白晉從中協助，1698 年安菲特利號成功航行到中國，中法直航開啟一個中國夢的時代。以下我們從兩部分來討論法國對中國物質文化的接受現象，以及此現象又是如何產生一套修辭來刺激中國風尚的生成與影響。

airiti

1. 來自中國的舶來品

經過半個多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和海上馬車夫的荷蘭在海上搬來運去，葡萄牙人帶回大量精緻輕巧、冰清玉骨的瓷器，加上荷蘭人又把茶葉引進歐洲，光是十七世紀上半葉就約有三百萬件瓷器進口到歐洲，到了十七世紀中期中國貨已成為歐洲皇室貴族最愛的舶來品，如 1651 年荷蘭聯合省執政弗雷德萊克・亨利的女兒嫁給德國勃藍登堡選帝侯，嫁妝是一大批中國瓷器。1662 年英國查理二世與葡萄牙聯姻，葡萄牙公主不僅帶來了瓷器做嫁妝，還帶來了茶葉與喝茶的癖好」(周寧 71)。茶葉的芬芳清香、提神醒腦、消除百病的神奇療效，搭配繪有中國特有的花卉、人物與風景的青花瓷器，一時洛陽紙貴，貴族爭相購買收集，如佛羅倫斯的梅第奇（Médicis）家族、法國的法蘭西斯一世（Français Ⅰ）成為最早瓷器收藏的家族(布羅斯 44)。

不僅如此，喝茶成為風尚之後，對於泡茶用的瓷壺、瓷杯有了更進一步的需求。由於中國的茶杯是沒有帶柄，精明的商人為了更符合歐洲人的需求而開始向中國下訂單，尤其是特製有柄的瓷杯，甚至訂製整套茶具、餐具。關於中歐之間熱鬧的貿易，劉子芬《竹園陶說》便提到清代外銷瓷的製作狀況：「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顧工匠，仿造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陶，然後售之西商。」(3471)、「畫筆極工，彩亦絢爛奪目」(3472)。景德鎮配合王室貴族的趣味喜好，按照商人提供的設計圖及模型製作，彩繪各式各樣有別於中國樣式的瓷器。《景德鎮陶錄》一書就曾記載：「洋器，專受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粵東人，販與鬼子互市，

airiti

式樣奇巧，歲無定樣。器形之繁，數量之多，為前所未有」(藍浦)。關於訂製瓷器大概有下列幾種款式：一是最富特色的紋章瓷（les porcelaines armoriées），是西方特有的瓷器樣式，是由歐洲各國皇室、貴族、軍隊、公司等團體委託在中國的貿易公司訂製的瓷器，在這些客製化的瓷器上，繪有代表其家族標誌或榮耀的徽章，象徵皇權與貴族的尊貴地位。景德鎮最早訂製紋章瓷的歐洲君王便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 1500-1558），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也曾派人到廣東訂製大批帶有甲冑、軍徽、紋章圖案的瓷器 (柯蒂埃 10)。圖 1 即是法國貴族奧里伯爵（Philibert Orry, 1689-1747）訂製的紋章瓷，瓷盤中央是維尼奧尼家族（Comte de Vignoy）的徽章。圖 2 是景德鎮康熙年間製造的紋章彩壺，壺身中央繪有法國徽紋圖飾，搭配中式飄逸的花卉圖案，而壺形則是歐洲傳統陶壺狀。

圖 1：清乾隆景德鎮製造的紋章瓷（約 1740-1745）
法國印度公司博物館館藏
（Le ville de Port-Louis,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airiti

圖 2：清康熙景德鎮製造的青花紅彩襯金彩壺[2]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Paris, Musée Guimet）

二是歐洲人物外銷瓷器皿：圖 3，陶製的紅色圓盤，盤上繪製一位歐洲男人坐在餐桌旁，桌上放置插著鮮花的瓷瓶，旁邊站立的是一位中國女人，另外有一隻雞和一條狗，後方是中式屏風，邊框則是精緻的中式牡丹花造型彩繪。圖 4，青花歐洲三重奏盤，是由歐洲商人拿著路易十四時代畫家尼古拉・博納爾（Nicolas Bonnart, 1646-1718）的「打擊樂、魯特琴與德國長笛三重奏」版畫（*Symphonie du tympanum, du luth et de la flûte d'Allemagne*）（圖 5）。請景德鎮工藝師傅特製，此瓷盤中心依照圖稿描繪，瓷盤外圍則繪上八幅中國風情的山水畫。另外還有一款風格相似的外銷瓷，圖 6，盤心亦繪有歐洲人，男子身穿著似中式服飾且頭戴假髮、女子與女童在中式庭院賞花，僕人隨伺其旁。比較特別的是瓷盤設計的結構與圖 5 相似，只是圖 6 是以中式場景為主，外圍一樣繪有八

[2] 此圖片翻拍自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頁 24。

airiti

幅中國人物畫。人物穿著部分，在女性服飾上比較保守，由此推測可能是工藝師傅仿照歐洲圖稿的創作。值得一提的是，不論圖 5 與圖 6，法國女子皆把頭髮高高梳起，裝飾著美麗的珠寶等配件，此為當時最流行的「芳達伊頭飾」（La coiffure à la Fontagnes）[3]。

圖 3：清乾隆西洋人彩釉瓷盤

法國洛里昂東印度公司博物館藏

（Lorient ;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圖 4：清康熙青花歐人三重奏盤（約 1700 年）

法國洛里昂東印度公司博物館藏

（Lorient ;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3] 芳達伊頭飾是路易十四的愛妃之一芳達伊公爵夫人（Marie Angélique de Scorailles, 1661-1681）所創造。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一書裡亦有介紹此青花歐洲人物盤。此圖片翻拍自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頁 233。

airiti

圖 5：Nicolas I Bonnart 依照 Robert Bonnart 的圖稿所繪製的銅版畫[4]

法國凡賽爾市立圖書館藏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Versailles）

圖 6：清康熙青花歐洲人物盤，約 1700 年

法國洛里昂東印度公司博物館藏

（Lorient ;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

[4] Robert Bonnart et Robert Bonnart. *Symphonie du tympanum, du luth et de la flûte d'Allemagne , Figures du règne de Louis XIV, vol 2,* fol 8. Paris: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Versailles. 此為圖片出處。

airiti

圖 7：彩釉外銷茶罐，1720 年
法國洛里昂東印度公司博物館館藏
（Lorient ;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除了瓷盤之外，餐桌器皿另有瓷製茶罐，同為受歐洲商人委託製造的。如圖 7，瓶身周圍繪上中式風格的花卉，以紅色和藍色為主；其中一面瓶身中央繪上一位歐洲人，由僕人撐著東方華蓋陪同散步；另一面則是以牡丹花卉作為花束，綁上飄逸的緞帶。以上四款瓷陶器皿，可作為最佳中西文化融合的寫照，相當具有異國情調。中國工藝師傅儘管依照外商提供的圖像樣式，但在繪畫技法上仍是以中式平面呈現，圖像較不立體，尤其是歐洲人物圖像，五官比較接近漢人，缺乏歐洲人外觀的特徵。圖 8，一只具有小把柄的碗，碗身繪上中國山水畫，但為了配合歐洲人的需求，特別加了小把手，以及碗上圓緣處開了一個小缺口。

airiti

圖 8：清乾隆帶把青花瓷碗。
法國洛里昂東印度公司博物館藏
（Lorient ;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三是歐洲瓷器人偶：經過中國工藝師傅打造出來的瓷器器皿相當受到歐洲人的喜愛，銷售市場反應極佳，因此王公貴族們有了更進一步的奇想，向中國訂製小型雕像的瓷偶。1886 年法國《裝飾藝術雜誌》（*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刊載一篇藝術專論〈十八世紀法中國風尚在法國〉（La Chinoiseri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一文曾指出，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相當喜愛中國瓷器，不僅是仿造瓷器的材質建造一座宮殿，而且還數度派人前往中國購買各式各樣的瓷器，甚至訂製一對他和曼特農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 1635-1719）的小瓷偶，文中附上一幅路易十四瓷偶的圖像（圖 10），用來說明路易十四時期對中國瓷器的熱情。圖 9，是典藏在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穿著中式服飾的路易十四與曼特農夫人的瓷製小雕像實體。我們從雜誌的瓷偶圖像與博物館藏的瓷偶實體對照，可看到兩者穿著的服飾略有不同，瓷偶圖像的路易十四穿著的是法式服裝，一手拿西式帽，另一手拿書卷；瓷偶實體的路易十四穿著的服式是開襟的法式外套，但卻以中式花卉圖樣裝飾。曼特農夫人瓷偶穿著是法式細腰澎裙，搭配短式小外套，樣式則也繪上中式花卉，尤以裙擺滾邊的中式雲朵圖案最為明顯。由此，進一步推測工藝

airiti

師傅依照路易十四的圖樣主體，打造出好幾款穿著不同服飾的瓷偶，甚至在服飾上加以創作。總之，由中國工藝家所製造出來的法國人瓷偶的圖樣，跟上述的瓷器器皿基本上都是依照中國人的五官與身形去做捏繪，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瓷偶比較像是穿著西洋服飾的中國人，不過整體而言是充滿中歐文化融合的趣味。

圖 9：清康熙路易十四和曼特農夫人的瓷偶[5]，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Paris; Musée Guimet）

[5] 圖片翻拍自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頁 235。

airiti

圖 10：路易十四瓷偶圖像[6]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在中國的那一端，法國的王公貴族透過東印度貿易公司，大量訂製、購買中國舶來品。而在巴黎的這一端，我們也能從文獻史料中考察到中國商品在法國熱賣的狀況。擔任路易十四御用的外科醫生尼古拉・德・布雷尼（Nicolas de Blégny, 1652-1722），化名為普拉德（Abraham du Pradel）[7]在《1692 年巴黎通訊地址實用手冊》（*Le livre commode des adresses de Paris pour 1692*）（圖 11）一書揭露：「開店經營，並且買賣畫作、中國家具、瓷器、水晶、貝殼與其他奇珍異品、珠寶的商人，以及那些拿這些貨物互相交換的人，都是具有身分地位的人。……在坎康普瓦街（Quinquempoix）的多利尼（Dorigny）先生，和巴黎附近的萊蒂埃（Laittier）

[6] Benedite, p.251.

[7] 事實上，普拉德是筆名，真實名字為尼古拉・德・布雷尼（Nicolas de Blégny, 1652-1722），他是路易十四御用的外科醫生，同時是散文家和歷史學家。

airiti

先生、勒布倫（Le brun）小姐通常也有很美的瓷器與中國貨」(柯蒂埃 30)。普拉德的這本巴黎上流社會通訊手冊所提供的訊息來看，我們大致可掌握到中國器物的精緻、奇異的特質，相當吸引貴族收藏，某程度而言可說是代表身分地位的象徵。在十七世紀末，中國舶來品儼然已成為巴黎上流社會所追逐的風尚。

進入路易十五時代，中國熱有增無減。專門經營中國瓷器的珠寶商人杜伐克茲（Lazare Duvaux, 1703~1758），在《1748~1758 年的商業銷售日誌》（*Livre-journal de Lazare Duvaux, marchand bijoutier ordinaire du roy*, 1748-1758）（圖 12）一書同樣也為我們留下珍貴的史料，記錄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貴族貴婦們的訂單記錄。首先看到在圖 13，是《1748~1748 年的商業銷售日誌》首頁的插圖，如戲劇舞台的呈現，巴黎精品商人杜伐克茲在臥室或商店內的錯位圖像，可看到他伏案寫日記，記錄顧客的地單和細目，左側牆上掛滿許多畫、櫃子擺上許多瓷器、收藏品，有兩位貌似顧客的先生正在觀賞屋內器物。那麼，杜伐克茲寫些什麼？在銷售日記裡記載不少蓬帕杜夫人（Mme de Pompadour, 1721-1764）光顧的記錄，如在 1750 年 5 月 25 日購買瓷器雄雞一對，價值兩百四十里佛耳，約折合白銀四十八兩；1751 年 12 月 11 日，購買描金瓷罐一對，價值七十二里佛耳；1752 年又購買瓷器大花瓶一對，價值一千五百二十里佛耳等[8]。仔細檢索杜伐克茲的日記，年年都有記錄蓬帕杜夫人的訂購和交貨明細，以瓷器藝術品為大宗，此外還有書桌、簽字檯等中式漆器。杜伐克茲的顧客當然不只有蓬帕杜夫人，在《1748~1748 年的商業銷售日誌》

[8] 轉引自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airiti

可見到比起《1692 年巴黎通訊地址實用手冊》有更多的中國舶來品交易記錄，顯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蓬帕杜夫人繼路易十四之後，成為中國風尚的愛好者兼代言人，引領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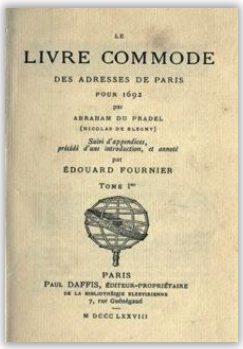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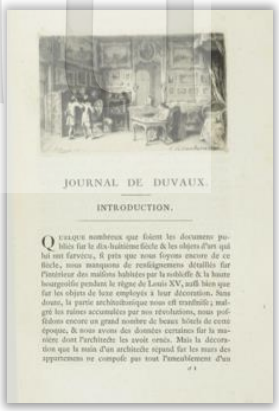

LE
LIVRE COMMODE
DES ADRESSES DE PARIS
POUR 1692
PAR
ABRAHAM DU PRADEL
(NICOLAS DE BLAIGNY)
Suivi d'appendices,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et annoté
PAR
ÉDOUARD FOURNIER
TOME Ier
PARIS
PAUL DAFFIS, ÉDITEUR-PROPRIÉ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ELZÉVIRIENNE
7, rue Gobelins
M DCCC LXXVIII

圖 11：普拉德《1692 年巴黎通訊地址實用手冊》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LIVRE-JOURNAL
DE
LAZARE DUVAUX
TOME I
A PARIS

圖 12：杜伐克茲《1748~1748 年的商業銷售日誌》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iriti



JOURNAL DE DUVAUX.

INTRODUCTION.

Quelques nombreux que soient les documens publiés sur le dix-huitième siècle & les objets d'art qui lui sont survécus, il prix que nous voyons encore de ce siècle, nous manquons de renseignemens détaillés sur l'intérieur des maisons habitées par la noblesse & la haute bourgeoisie pendant le règne de Louis XV, aussi bien que sur les objets de luxe employés à leur décoration. Sous doute, la partie architectonique nous est transmise; malgré les ruines accumulées par nos révolutions, nous possédons encore un grand nombre de beaux hôtels de cette époque, & nous avons des données certaines sur la manière dont l'architecte les avoit ornés. Mais la décoration que la main d'un architecte répand sur les murs des appartemens ne compose pas tout l'ameublement d'un

圖 13：杜伐克茲《1748~1748 年的商業銷售日誌》內文首頁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同樣，在往來洛里昂與廣東之間中法直航的貨運文獻方面，1739 年法國的東印度公司經理簽署的信件[9]，關於中國瓷器進口的具體種類和數量的安排，對瓷器的需求量相當高，上萬個青花瓷杯，還有各式各樣餐桌器皿，例如不是中國習用的歐式高腳杯，歐式陶壺造型的壺等。最重要的是，從訂購的商品類型來看，多數是日常生活用品，顯示中國舶來品從

[9] 「一萬到一萬兩千對藍釉（青花）的杯子，今年要有好的式樣和色彩。五千到六千對多種彩色釉裝飾（五彩）的杯子，數量不要太多。三千到四千個糖罐，今年也要有好的式樣。三千到四千個茶壺，式樣和去年一樣。二千到三千對高腳杯，每種顏色釉各要相同數量，但是要避開荷蘭在中國訂購的式樣，今年數量要多一些。三千個藍釉（青花）的水果盤，但要八英吋高。一千個盛沙拉（salad）或涼拌菜的（深肚）碗，藍釉（青花），但要十英吋高。二百到三百個彩色釉（五彩）的小碗，和去年一樣，沒有變化。三百個麵團罐，有蓋，顏色釉（五彩），圖案如同小碗。一百到兩百個（帶嘴）能灌注的壺，要不同的式樣。今年，藍釉（青花）瓷器銷路非常好，但其中鹽罐（因規格不適合）滯銷。以後採購鹽罐，請不要超過十英吋高。至於小的水果盤，如果可能的話，（再買）十打，六打是不夠賣的。一百個冰桶，顏色釉（五彩）的，但桶底必須保持平整。轉引自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頁 61~62。

airiti

路易十四時代作為奢侈品，逐漸普及化到上流階層都以添購中式家具器皿為流行。另一份文獻是，擔任維爾利伐爾克號（la Compagnie des Indes le Villevault）船長博韋（Bouvet）所寫的《十八世紀中國之旅》（*Le voyage à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 extrait du journal de M. Bouvet, commandant le vaisseau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le Villevault* (1765-1766)），此為博韋於 1765 年航行到中國的日記，其中亦記錄該貨船所運載的貨物，如下：160 箱的珍珠瓷、600 大箱武夷山茶葉、168 中型箱武夷山茶葉、116 小型箱武夷山茶葉（Bouy）、840 箱原產地上等茶葉、52 箱絲製品、19 箱漆、3 箱當做捕魚誘餌用的茶葉、2 箱大黃、1 箱南京絲、1 箱硼砂、2 箱絲製品 (Bouvet 31)，另外也有將採購的商品細目列表，除了上列商品之外，有中國畫紙、大黃、各種各樣的瓷器等 (Bouvet 34)。博韋船長的日記讓人留意到一件事，即是茶葉的購買量大過於瓷器，這樣的訊息提供我們觀察十八世紀中葉後，歐洲對茶葉的需求經過一個世紀多的吹捧而普及到變成大眾消費飲品。借此，亦可佐證歷史，茶葉利潤飛漲，導致英國大量白銀流失，為了供需平衡而另找中國需求之物——鴉片，來支撐遠東的貿易。而法國，沒有像英國那樣愛喝茶，至於對瓷器的熱愛，則因國內瓷廠的供應而減少，不再倚賴外求。通過這兩份文獻，我們得以觀察到在這股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熱潮裡，中國商品從時尚走入法國上層貴族的生活裡，融入其精緻文化之中。

2. 精緻文雅的修辭學 chinoiserie

中國各式器物對當時的法國來說，不僅是充滿新奇趣味，在路易十四的

airiti

引領、名媛貴婦的跟隨之下，一種稱之為中國式風格（la chinoiseie）的流行現象，在物質器物的各個層面上開始滋生、形成。然而，什麼是稱為中國式風格（la chinoiseie）？法國權威百科辭典《拉魯斯》（*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19e siècle*）指出，狹義是指涉一種來自於中國的小玩意，具有奢華、奇特的特質或是依此風格品味所製造的器物；廣義上是指瓷器、雕像（瓷偶）、燈籠、漆器、家具、壁紙、屏風、裝飾藝術等具有中國風格的器物。Chinoiserie 轉譯成中文，亦可稱之為中國熱、中國風、中國風尚等，代表法國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葉，長達近一世紀對中國物質文化的狂熱與迷戀。因此，我們來看《拉魯斯》對中國式風格的定義，最關鍵的就是「奢華」與「奇特」。必須留意另一個關鍵是，對整個中國風尚興起可以說是路易十四，一方面他與財務部長柯爾貝一起打造出以奢侈品貿易作為國庫經濟的來源，藉由時尚打出一條有別於歐洲他國的貿易之路；另一方面他個人醉心於藝術文化的追求，塑造出流行時尚的魅力，激發起上層社會貴族們的仿效、對奢華的慾望。而來自於中國的舶來品正好投其所好，尤其瓷器，對於當時使用陶製、銀製器皿的法國人而言，可說是相當別緻，兼具功能性與炫耀品味的雙重特色。在瓷以稀為貴的法國，也就成為最具奢華的珍藏品。

根據記載，十七世紀中葉以前的歐洲，如法國的上層社會，飲食習慣仍像野人般倚靠三根手指頭抓著食物往嘴裡送，而餐盤則是粗製的陶瓷，餐具相當簡陋，以至於 1607 年法國太子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用一只中國瓷碗喝熱湯，已是相當了不得的事了 (羅伯特・路威 48)。由此，可想而知用中國瓷器喝中國茶的風氣，想像著與中國人一樣文雅，

airiti

是多麼高尚、誘人的一件事，加上引領風潮的路易十四，將瓷器等中國器物給予優雅化、奢華化。只要擁有來自於中國的舶來品，就等於說明他不是粗鄙之人，而具有高雅的品味之人。中國式風格的器物不斷被這一套修辭擴充論述、賦予更多的價值，進而建構其更深一層的象徵意義——身分地位的尊貴與認同。除此，中國式風格的器物，如瓷器本身的晶瑩與瓶身描繪的中式圖像，呈現出相當異國風情、東方情調的氛圍，透過這一層的想像，猶如置身在奇異美好的遠東古國。因此，自十七世紀中國器物輸入法國後，最先它作為一種新奇珍玩、一種奢侈品被收購珍藏，王公貴族競相購買刺激了中國商品的需求，名媛貴婦競相模仿促使中國服飾變成時尚，而其他具有中國風格的小玩意、生活日用品，尤其是瓷器，宮廷的愛好影響了民間，巴黎街頭很快便出現不少銷售中國舶來品或是中國風格器物，甚至仿製品。從餐桌上的整套瓷器餐具、客廳瓷器花瓶擺飾、壁毯、漆製的各式櫥櫃桌檯，到房間裡花雕的小梳妝台，只要是中式的奇珍異品，都銷售相當得好，中國風的東方情調在巴黎蔓延著。

在歐洲這場中國熱的潮流裡，英國人愛喝中國茶，而法國人則迷戀中國美麗的瓷器。通過「中國風尚」的修辭，瓷器自然被視為相當珍貴稀有的藝術品，只有少數貴族才能擁有，一直到安菲特利號首航中國後，大量購買瓷器進口到法國，才漸漸普及，然而雖是如此，瓷器仍舊屬於奢侈品之一，不是一般家庭能夠負擔得起。熱愛瓷器的法國人與商人腦筋轉得快，嘗試研究燒製瓷器，原因有三：一來是長年從中國進口大量瓷器，造成貿易逆差；二是中國瓷成為流行風尚，需求量大增；三是中國

airiti

瓷的風格，不必然完全法國人的品味。不過，在研發燒製瓷器的過程中，一直找不到可燒出真正硬質白瓷的技術，直到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 -1741）[10]在景德鎮住了七年，親眼目睹瓷器生產的過程，把製作原料、成型技術、繪製裝飾、匣體製造、入窯燒造等各個環節完整寫於書信中，還有瓷器製造的配方寄回法國，揭開中國瓷器的神祕奧妙。

1740 年在喜愛中國瓷器的蓬帕杜夫人下，於凡爾賽宮附近的塞佛（Sèvres）成立了皇家瓷器製造廠（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èvres），同一年文森瓷器製造廠（Manufacture de Vincennes）也跟著建立，製瓷重鎮從尚緹伊瓷器製造廠（Porcelaine de Chantilly, 1725~1780）移至塞佛爾。皇家瓷器製造廠的成立可說是路易十五提倡「日用品革命」的具體實踐，將法國所有貴金屬銀器熔化充作國用，然後以中國瓷器代替作為日常生活用品 (王介南 347)。出自於對瓷器的熱愛，法國積極地希望能研發出跟中國一樣品質的瓷器。1755 年在利摩爾（Limoges）附近發現類似景德鎮高嶺土的瓷土，塞佛爾瓷器製造廠終於在 1768 年成功生產出真正的硬質白瓷，此後法國各大造瓷廠不僅模仿中國瓷，並且轉向從法國人自

[10] 最先是在 1712 年〈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耶穌會中國和印度傳教會閱使奧里(Orry)神父的信〉，詳細介紹景德鎮製造瓷器的技術，包括瓷器的成分、配方、品種、品質、色彩，尤其是不可或缺的高嶺土。法國不斷燒製成軟質瓷的主要關鍵之一，便是缺少高嶺土。此外，殷紅緒也把瓷工如何提釉、揉捏、上釉、燒烤、控制溫度等程序記載下來，還有如何剔除不同原料中的雜質；如何修整成完美的圓帽狀；如何用輪子車瓷胎；如何避免瓷器產生裂縫或變形；如何雕飾花紋等。這封信震撼了法國工藝界，1716 年被刊登在雜誌上，公諸於世。1717 年殷弘緒將高嶺土等瓷器製造配方寄回法國，1722 年又寄出更進一步瓷器精緻技術信函，如何燒製成法國人喜愛的青花瓷。

airiti

己的美學觀出發，創造與中國相關主題的中式圖案裝飾的瓷器。

如圖 14，1730 年左右魯昂彩陶廠（Faïence de Rouen）製造出來的圓盤，彩繪結構如上述景德鎮外銷瓷，有主題式的盤心加上盤外圍分成十二等份的花卉裝飾。這圓盤的構圖可見當時畫師對中國的想像，呈現出歐化的中式庭園風景，圓型三角帽、華蓋、中式長袍服飾、蝴蝶、桌上擺著幾個瓷器，畫風帶有異國風情與幾分童趣。圖 15，文森瓷器製造廠的瓷盆相較圖 14，可見到進入十八世紀中葉，中國風的繪畫藝術逐漸成熟，瓷身繪有一位歐洲女子與帶著三角斗笠的中國人，遠景則有幾座寶塔，相較於巴洛克時期，線條自由延伸拉出了飄逸與感性。值得注意的是，這瓷盆構圖的靈感可能來自於法國洛可可（Rococo）畫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00）以中國為題材所繪製的版畫風格（後來製作成壁毯）之一——「漁釣」（La Pêche），呈現田園悠閒愉悅的畫風。

圖 14：魯昂彩陶廠的圓盤，約 1730

賽佛爾陶瓷博物館藏（Sèvres, Cité de la céramique）

airiti

圖 15：文森瓷器製造廠的瓷盆，約 1749-1753
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藏（Les Arts Décoratifs）

中國風的流行不僅展現在瓷器，連中國漆俱都被法國加以模仿製造，伏爾泰就曾在“Les vous te les tu”一詩中讚賞馬丁漆俱（Vernis Martin）：「馬丁的漆俱，勝過中國藝術」（Et ces cabinets où Martin , A surpassé l'art de la Chine）。如圖 16 與圖 17，馬丁漆俱系列的櫥櫃與屏風。《馬丁漆俱的工藝》（*Les procédés du vernis Martin*）一書敘述馬丁漆俱如何在十八世紀製造出精緻的櫥櫃、屏風，尤其是中式風格的黑漆和金漆大受歡迎。由於，中國漆的質地高雅、工藝精緻，無不讓王公貴族駐足流連不已，以至於不僅是馬丁漆俱，還有其他許多種類的家俱都會塗上一層中國漆，在外觀上雕飾以中國人物、花卉與風景蔚為風尚。前文提到精品店商人杜伐克在《1748~1748 年的商業銷售日誌》裡便記錄蓬帕度夫人在 1752 年訂購大量漆俱，就是為了裝飾她的宮殿（Château de Bellevue）。1761 年巴黎還成立了一家標榜著以中國手法製造（Manufacture royale de vernis façon Chine）的皇家製漆工作坊 (Alfred Champeaux 194)。也因此，在十八世紀宮廷內的家具與佈置，少不了中國風尚的妝點，以襯托主家人的藝術品味。

airiti

圖 16：路易十六時代的馬丁漆俱的櫥櫃[11]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圖 17：路易十六時代的馬丁漆俱的屏風[12]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中國式生活」在巴黎

1. 宮廷舞會的中國想像與展演

中國風的流行不只在奇珍異品的欣賞與收集，更進一步擴大到宮廷

[11] Illustrations de Jany-Robert. *Les procédés du vernis Martin*. Paris, H. Laurens. 1892.

[12] Illustrations de Jany-Robert. *Les procédés du vernis Martin*. Paris, H. Laurens. 1892.

airiti

的建築與生活面向。喜愛中國風尚的路易十四，1670 年請宮廷建築師路易・勒・沃（Louis Le Vau, 1612-1670）在凡爾賽花園裡為他心愛的寵妃蒙特斯班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建造一座仿造中式建築構造的宮殿，因其屋頂、三角楣、窗櫺等大量使用彩色繽紛似青花瓷的磁磚張貼，以藍白彩繪陶瓷為主，同時也參考中國南京報恩寺的「瓷塔」[13]（圖 18），發揮想像力建造而成充滿異國風情的歐式宮殿，稱之為特里亞濃瓷宮（Trianon de porcelaine）（圖 19），瓷宮的內部擺設來自中國的青花瓷、漆俱、古玩，室內裝潢力圖呈現中國風格。不論是路易十四一時的突發奇想所創造的中國風宮殿與裝潢，或是拿著帶金柄的中國瓷杯喝酒，皆讓貴族們讚嘆不已、爭相模仿。中國風尚便在路易十四引領風潮之下，開始傳播開來，家中陳設、收藏來自於中國的舶來品，若是無法像路易十四那樣建立東方瓷宮，最起碼也要在自家裡設立一間專門收藏中國藝術品的房間，於是中國貨成為宮廷、王室相互較量其地位、財富的象徵。沒有什麼比來自中國的舶來品還要更時尚的東西了。也因此，大約在十七世紀末，通過葡萄牙、荷蘭等打開中歐之間貿易的渠道，中國茶葉、工藝品、絲織品漸漸地湧入時尚之都巴黎。

[13] 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參考的中式建築，可能是南京報恩寺。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已出版不少關於中國訊息的書籍，如 Athanase Kirch 著的《中國圖像》（*La Chine illustrée*, 1604），或約翰・尼霍夫（Jean Nieuhof, 1630-1672）《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團出訪大清帝國記》（*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ou du Grand Cam de Tartarie*. Leyde: J. De Meurs, 1665.

airiti

圖：18 《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團出訪大清帝國記》一書之插圖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圖 19：特里亞濃瓷宮（Trianon de porcelaine）版畫
凡爾賽宮暨特里亞農宮博物館藏
（Musée National des Châteaux de Versailles et de Trianon）

在宮廷生活方面，自 1661 年路易十四親政後，實行君主集權四處征戰、累積財富、擴張疆圖，很短時間內即稱霸歐洲。進入十七世紀末之後，法國上層貴族開始過著歌舞昇平、享受奢華的生活，宮廷舞會成為生活中重要之事。最主要是重商主義發展下日益累積的財富，使得法國逐漸

airiti

步入和平盛世，另一方面掌握大權的路易十四，特別把「貴族們拴在凡爾賽身邊，要他們參加無窮無盡的朝覲、接見和化妝舞會。他成功地剝奪了貴族在地方上的實權，使他們很少能對絕對君權構成威脅」(馬德琳•梅因斯通 179-180)。於是，具有社交功能的舞會成為貴族生活重心，貴族名媛們整日無所事事，從小型派對到大型舞會，任何社交的場合無不絞盡腦汁，希望以最奢華、最時尚的裝扮出席大巴黎地區各種晚會與舞會來吸引眾人的目光。而充滿異國風情的中國風正好在這個時刻吹入法國凡爾賽宮，尤其當耶穌會士白晉穿著一身中國欽差大臣的服飾返回法國，同時把所撰寫的《康熙大帝傳》以及繪製的《中國現狀圖像》帶進凡爾賽宮，整個宮廷為之瘋迷。

那麼，法國宮廷裡究竟如何流行著中國風？杜諾耶夫人（Anne-Marguerite Petit Dunoyer, 1663-1779）在《歷史與優雅的信扎》（*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一書裡曾提起一件趣事：有一天，大法官夫人（Madame la Chancelière）為勃艮第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ourgogne, 1685-1712）舉辦一場舞會。為此，勃艮第公爵夫人派了一輛六匹馬的豪華馬車去把她的「懺悔神父」李明（Louis le Comte）接來府邸。李明見到了公爵夫人，相當驚訝地表示還不到懺悔時間，為何提前召見他？勃艮第公爵夫人說：「不，我的神父，今天我找您來，並不是為了要懺悔，而是希望您迅速地向我描述一下中國人的穿著。我知道您去過中國，而我想要今晚打扮成那個國家的人」(Anne-Marguerite Petit du Noyer 255)。後來聽完李明神父描述之後，勃艮第公爵夫人趕緊為晚上的化妝舞會梳妝打扮。[14]這

[14] 此段由筆者翻譯。

airiti

是 1699 年的事。通過曾在中國旅居的耶穌會士李明的服裝指導，社交名媛勃艮第公爵夫人裝扮成中國夫人肯定讓人信服，更能製造時尚話題。不過，服裝上的考究是否真的「像」中國人，在十七世紀末的這種節慶舞會，能為百般無聊的宮廷生活至自出新奇趣味，並且能讓名媛貴婦引領時尚，才是重要的。

翌年，為了慶祝新世紀的到來，法國宮廷特別以「中國風」為主題舉辦一連串的化妝舞會。當時的娛樂月刊《優雅的信使》（*Mercure Galant*）[15] 二月號（圖 20）特別報導一月七日在路易十四的行宮「馬利城堡」（Château de Marly）舉辦跨年後第一個狂歡派對，舞會主題是「中國的國王」（Le Roi de la Chine），節目內容再次以中國風為主題，參加者要打扮成中國人的模樣，其中最有趣味的莫過於舞會中安排「中國的國王」坐著中國轎子進場，前方由三十幾位中國人裝扮的舞者開路，歌劇院的演員表演著奇怪但卻滑稽的舞蹈，甚至連中式寶塔都搬上舞台當做活道具演出。作曲家菲利多（André Danican Philidor , 1652-1730 ）更是創作一首名為「化妝舞會：中國的國王」，獻給路易十四。這首曲子約五分零九秒，在舞會中配合節目演出。前奏是中國的國王的散步作為開場（Marche du Roi de Chine），然後是中國轎子（Entrée d'une Pagode）進場，最後再以當時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慢版三步舞曲（Chaconne）來表現歡快的節慶。如圖 21，畫家貝昂・尚（Berain Jean, 1640-1711）所畫的這一場以「中國的皇帝」為主題的化妝舞會中的中國服裝的圖像。我們可以

---

[15] *Mercure galant* (Février 1700). Paris: Chez Michel Brunet, Grand Salle du Paris au Mercure Galanr, 1700. p.154~155. 引用報刊，無作者名。

airiti

看到法國對中國服裝的想像是圓形三角帽、寬擺的長袖、圓領不暴露的上身以及服飾上繪有龍形的圖騰。這就是法國人憑藉著商人、旅人與傳教士等所傳譯對遠東、中國的描述，加上想像力所創造出來的中國人形象。象徵東方文明的服裝與奇異造型，引發扮演、假想的誘惑力。那一晚，路易十四、王宮大臣與名媛貴婦們紛紛穿起想像中的中國絲綢服飾，大玩化妝舞會，不亦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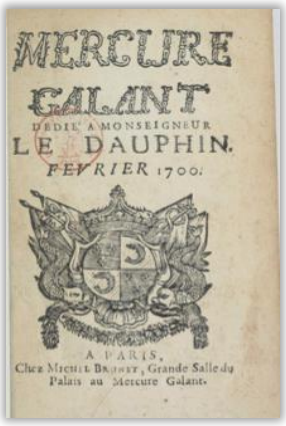

MERCURE
GALANT
DEDIE A MONSEIGNEUR
LE DAUPHIN.
FEVRIER 1700.
A PARIS,
Chez Michel Brunet, Grande Salle du
Palais au Mercure Galant.

圖 20：《優雅的信使》（*Mercure Galant*），1700 年 2 月號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iriti

圖 21：貝昂・尚 1700 年馬利城堡「中國的皇帝」化妝舞會，中國服裝圖像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隔天，同樣的「中國的國王」節目與化妝舞會在馬利城堡繼續演出。這一期的娛樂月刊《優雅的信使》接續報導著一月七日的狂歡派對相當成功，很快地中國風旋起一片旋風，在各種舞會裡不時出現各種跟中國相關的玩意，不論是會走動會跳舞的活寶塔，還是由數人抬著搖晃不定的轎子、皇帝的龍椅或裝扮成中國人的模樣，無不成為派對的道具。顯然，貴族名媛貴婦不滿足於模仿，更樂於從中國風尚中尋找趣味，甚至法蘭西學院（Academie de France）師生也經常參加化妝舞會 (Léonce Benedite 279)。如圖 22 是 1755 年法蘭西學院師生到羅馬參加化妝舞會所做的中國主題造型的裝扮，在圖中可看到華蓋、旗幟、圓形三角帽、寬袖的服裝，一樣是法國人所想像再創造的中國形象。不過，在這些中國舞會的派對中，值得留意的是，儘管中國成為巴黎人最流行的話題、最時髦的品味，但刻意的模仿之下，反而製造出滑稽可笑的反效果。如圖 23，羅

airiti

伯・博納爾（Robert Bonnart, 1652-1733）在 1699 年一場名為威尼斯狂歡節的歌劇，繪一幅名為中國舞者的圖像。這樣的反效果，後來經常被搬上戲劇舞台，成為喜劇的典型人物與元素。

圖 22：1755 年法國法蘭西學院師生參加化妝舞會的圖像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圖 23：羅伯・博納爾中國舞者圖像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iriti

事實上，在法國派遣耶穌會士到中國後，隨著耶穌會士寄往法國的書信、報告，研究中國各類的書籍，以及返回法國的耶穌會士親自現身說法、實況報導，不斷將這股中國風尚加溫，更是推上高潮。我們可以想像白晉的《中國現狀圖像》成為最熱門的時尚讀物，並不是每一位名媛貴婦都像勃艮第公爵夫人那樣有個自中國歸來的懺悔師李明神父，但是手中如果有一本白晉的《中國現狀圖像》便可參考書中所描繪的各種中國服飾圖像，從皇帝、皇后到文武百官及其夫人的服裝，就像翻閱時裝雜誌目錄那樣，提供許多東方風情的創意靈感，然後叫裁縫師依照概念設計禮服，一樣可以走在時尚的尖端。在中國風尚流行的時期，從宮殿建築到舞會裝扮，無處不發揮對中國的想像力，較量著品味，同時生活也獲得極大的趣味。

2. 巴黎街頭的中式生活空間化

中式的生活不僅在上流社會宮廷舞會中流轉，追趕時髦的巴黎人也把中式生活搬進巴黎街頭。法國作家居贊（J.-P.-R Cuisin, 1777-1845）在其《獻給女性的巴黎浴場或是女士們的海神》（*Les Bains de Paris et des principales villes d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 ou le Neptune des dames*, 1822）一書第八章〈坐落在義大利人大街的中式浴池，也就是以前的東方浴場〉（Bains chinois autrefois dits orientaux située sur le boulevard italien ）的章節裡所寫的詩：

多麼偉大的國家啊！不用出巴黎，

airiti

在皇宮裡，您就擁有許多中國的工藝品：

……

一個來自北京的中國樂隊，

用誇張的方式演奏著馬丁的獨奏曲。

但是在中式浴場，卻是另一個巧奪天工的藝術品。

從一個高雅的涼亭開始，您就進入了這個建築；

穿過嵌著一堆堆貝殼的石膏岩石構成的石板盒式的山洞，

展現在您面前的便是它迷人的境界。

……

這樣，巴黎人在自己家的附近，

手杖拿在手裡，就可以輕易地登陸廣東了。

Quel pays merveilleux! Sans sortir de Paris,

Dans le Palais-Royal, vous avez des Chinoises:

. . .

Un orchestra chinois, arrivé de Pékin,

Exécute, en ronflant, un solo de Martin:

Mais dans les Bains chinois, c’est un autre artifice,

D’un kiosque élégant tracez-vous l’édifice;

Sous des rochers de plâtre en amas rocailleux

D’une grotte en carton à l’aspect gracieux.

. . .

airiti

Ainsi le Parisien, tout près de sa maison

Peut, la canne à la main, aborder à Canton. (J-P-R Cuisin 105-106)

居贊生動地為我們展示一個懷抱著中國夢的十八世紀法國。在這首相當著名的詩裡，中國以一個空間化的形式出現在巴黎，也可以說迷戀中國風情的法國人將巴黎改造成中式的生活場景，從「中國的工藝品」堆滿凡爾賽宮、「北京來的樂隊」出現在各種節慶舞會，到 1878 年建築師尼古拉・勒諾納（Nicolas Lenoir, 1726-1810）把原本位於熱鬧的義大利人大道二十五號處的浴池改建成「中式浴場」（Bains chinois）。我們在法國卡納瓦雷博物（Paris ; musée Carnavalet）所館藏的畫作〈巴黎義大利人大道的中式浴池〉（Les Bains chinois, boulevard des Italiens, 1787），在其中便可見到遛狗的貴婦、散步的名媛、觀光客、馬車，後方座落的是以西方宮殿為結構的三層樓高，但裝飾以中式屋瓦、飛翹的楣簷、八角涼亭的屋頂、繽紛彩色的瓷磚外牆的中國式的浴場，同時浴場又結合咖啡館、商場、餐廳，可說是當時最時尚的去處。那麼這個中式浴場又是如何吸引人？我們來看居贊是怎麼來描述：

> 特別是中式浴場，那是一個能夠使人保持美麗的保養聖品，它是來自於亞洲的發明！浴場門票只要三十法朗，漂亮的女人進去後會變美麗，美麗的女人進去後會變迷人；平庸的女人進去後將會變得有魅力；醜女人進去後將會獲得更多的美

airiti

容；老女人進去後會年輕二十歲；疲倦的年輕女子進去後會容光煥發，氣色如玫瑰；總之，這是全能的萬靈丹。[16]

中式浴場，彷彿是神奇的青春溫泉，只要去泡湯，立刻回春！一個標榜來自於遠東、中國式的浴場，亦被收編於中國風尚的修辭系統，不論是巴黎浴場、印度浴場、東方浴場或是中國浴場，浴場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可是通過具有「中國符號」的小物件的擺設、建築的設計、氣氛的營造，便增添其附加價值，使人產生慾望。因此，不只是中國瓷器、漆器，連中國浴場都可以變成商品，製造消費慾望。來自中國的舶來品販賣的是高雅、尊貴的品味，而中國浴場販賣的則是對青春、美麗的迷戀。

居贊的詩所描繪的中國熱，一點都不誇張。在巴黎有讓人回春的中式浴場，在聖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s）、左岸長廊的中間可以找到「中國人的咖啡館」（Le café des Chinois），尤其是左岸這家的服務生是穿著東方服飾的漂亮女人，樓梯入口處則站著一位穿著跑龍套樣式的中國人負責招呼客人。這咖啡館非常美妙，畫、玻璃與大量的光線將咖啡館妝點的十分富麗堂皇(J-P-R Cuisin 103)。在聖・羅蘭市集（Saint-Laurent）曾有幾次擺出中國遊樂場（Redoute Chinoise），場內掛滿中國的彩燈；在貴族的花園裡架設一種稱之為旋轉鞦韆的遊戲(Les joux des bagues)，供遊樂嬉戲 (Cordier 90)。如圖 24，巴黎「中國遊樂場」裡的旋轉鞦韆圖像，造型與中式浴場一樣，皆以法國所想像的中式建築的特色來吸引人們；包括連中國皮影戲（Les ombres chinois）都被引進介紹到法國，

[16] 此段由筆者翻譯，請參閱 J-P-R Cuisin.

airiti

成為新式的娛樂。

圖 24：Francesco Bettini（1735-1805）巴黎中國遊樂場裡的鞦韆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巴黎中式生活空間化，從公共消費空間、娛樂空間再到休閒空間，我們一樣可以看到鐘樓、石橋、「八角涼亭」、曲形走廊、山水造景等中國園林的元素移植到法國的花園裡。崇尚自然的中國庭園，自然有別於講求規範和對稱的古典主義與巴洛克，招喚著人們內心對原始自然的嚮往。其中又以中式涼亭的建築物最受歡迎，在當時巴黎近郊的尚提耶城堡花園也追趕流行，建築一座中式涼亭。這座涼亭圖像館藏於法國康德博物館藏（Chantilly; musée Condé），在圖像中可見圓形八角的屋頂作為涼亭的主體，色彩繽紛的牆壁畫上形似中文字的字體，延伸出來的兩座小涼亭的屋頂，各放置中國人偶。一如眾多的中國式的建築，充滿著東方想像的奇趣。而這樣作為中國符號之一的涼亭，亦出現在壁紙造型設計，如圖 25 十八世紀中國風尚壁紙，一樣有著八角塔樓的中式建築、圓形的

airiti

窗戶、屋頂上飄動著風信的旗幟、打傘散步的中國人、亞熱帶植物、中式庭院等作為壁紙的構圖元素。

十八世紀法國人住家裝潢，若非有個中式客廳、中式房間或中式珍品室，至少要在牆上裝飾以中國風格的壁紙，增加異國情調的氛圍。另外，作為一種可移動空間的中國轎子亦出現在法國，最初是十七世紀末流行於王宮貴族之間，在1700年路易十四的跨年派對裡，中國轎子大出鋒頭後，巴黎街頭也跟著搶搭中國熱。如圖 26，1887 年法國《裝飾藝術雜誌》（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報導十八世紀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與家具中，就有中國轎子這種可作為家具裝飾兼交通工具的物品，而圖中這頂轎子則保留中國轎子的結構，但卻以歐洲繪畫裝飾轎身。總之，十八世紀巴黎的生活空間從室內裝潢、擺設、器具到室外公共場所，處處都可找到中國風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日常生活裡，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之後，根本不用千里跋涉到中國，只要在巴黎就彷彿置身在北京。

圖 25：十八世紀中國風尚的壁紙

法國里克塞姆壁紙博物館藏（Rixheim ; musée du papier peint）

airiti

圖 26：十八世紀法國轎子[17]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結論

在十八世紀法國人生活的場景裡，四處都可看到中國工藝品激發起法國在藝術各方面充滿生命力的創造性。換言之，法國過去穩固、封閉的世界觀因為「發現中國」而漸漸出現裂縫——一個慾望他者的裂縫，從不一樣的感官經驗中迸裂出對精緻高雅文化的欣羨。這樣的欣羨來自於自我的匱乏，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舶來品中的文明、教養與美感構成一股吸引力，透過商人、旅人與傳教士的傳播輸入，引誘著主體跨越想像層，

[17] M. Henry Havard. “Bibliographie: Dictionnaire de l’ameublement et de la decoration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s,”*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 Paris: 1887. p. 39. 此為圖片出處的註腳。

airiti

對客體的慾望從物質消費轉向生活與藝術等各個面向的自我創造。因此，本文在物質文化層面考察，中國工藝品進入法國的生活空間裡，促使其不同的轉變。以下，從消費、美學與跨文化角度三部分作結論。

首先，從消費角度來看，法國之所以如此迷戀中國，仍得拜路易十四的大國慾望所賜，他打造巴黎成為歐洲時尚之都，將具有實用功能兼美觀的瓷器賦予高雅品味的價值，來自中國的舶來品也就從商品變成時髦的奢侈品，間接改變了舊有的消費模式，擁有各式各樣美麗又精緻的中國工藝品成為一種深層慾望的欲力，並建構出一套中國風尚的修辭學，擁有中國舶來品便等象徵其高雅的品味與尊貴的身分地位，誘惑著喜好享樂的上層王宮貴族大量消費，貿易商、銀行家等趁機迅速累積財富，資產階層崛起。對奢侈品的需求，創造了嶄新的奢侈品消費模式。

其次，從美學角度來看，中國工藝所展現的自然蜿蜒的奇趣、輕柔流動的美感、優美的線條帶給法國前所未有的美感經驗，刺激其感官經驗與審美情趣，進一步影響了法國十八世紀的美學風格，催生了洛可可藝術時代。由此，進一步觀察洛可可藝術，不少畫家深受中國風尚的影響，如華拖（Antoine Watteau, 1684-1721）、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00）、皮勒蒙（Jean-Baptiste Pillement, 1728~1808）等畫家，創作出許多以中國為主題的繪畫，我們從中可看到法國對異文化的想像，並加以形象化、符號化。另一方面，中國藝術的感性、細膩的特質與高雅的質地，不論是在材料、形式、色彩無不影響了法國藝術設計的格調，尤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餐桌器皿、家具、室內裝飾、建築等，在細節上更加考究，提昇到視覺藝術層次的追求。從慾望到仿製，中國獨特的工藝美學在法國有

airiti

了新的創造性轉化，並且融入日常生活裡。

最後，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中法文化的相遇帶來物質文化層面的不同的感官經驗，通過不一樣的物質器物、生活用品，開啟對異文化的想像。在表面上，我們看見的是對中國舶來品、中國情調的嚮往與追求，但在更深層的文化心理上，則是藉由不同的物質器物與使用習慣，讓法國得以窺見另一個世界的不同生活方式，進而思考究竟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甚至慾望著想像中的中式文雅生活。也因此，從宮廷舞會到巴黎街頭，表象上中國風尚確實為生活帶來新奇與趣味，但實際上卻是從中尋找、發現到愉悅、輕快、遊戲的生活態度。中國風尚在某程度來說，進一步推動法國十八世紀——奢華是道德、享樂之必要——新的人生價值觀。

綜合上述，我們看見歐洲自哥倫布地理大發現後，開始一個無邊界的時代，歐洲人勇於離開舒適圈，懷抱著探險之心，遠渡重洋去經商、旅遊乃至於冒險就是為了尋找香料、財富或幫上帝收獲靈魂。因為跨越疆界，視覺空間感跟著不同地域文化產生變動，同時內在精神空間也跟著改變。因此，中法文化初次的交流，不只帶來想像，更是因為「他者」，重新對世界下定義。十八世紀的法國讓我們見證到因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認識論得以轉換，進而締造了不一樣的生活美學。

airiti

引用書目

王介南。《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史》。山西：書海出版社，2004。

布羅斯（Jacques Brosse）著。耿昇譯。《發現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4。

伏爾泰（Voltaire）。吳模信、沈懷潔、梁守鏘譯。《路易十四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伏爾泰（Voltair）著。王燕生譯。《哲學辭典》（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周寧。《異想天開：西洋鏡裡看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柯蒂埃（Henri Cordier）著。唐玉清翻譯。《十八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耿昇。〈從法國安菲特利號船航運中國看十七~十八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漢學研究》第四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許光華。《法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台北：故宮博物院，2011。

劉子芬。《竹園陶說》。收錄於《中國古代陶瓷文獻輯錄》第七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

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3。

airiti

藍浦撰。鄭廷桂補輯。《景德鎮陶錄》卷二。翼經堂本。

Benedite,Léonce. " La Chinoiseri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es artsdécoratifs*. Paris, 1886.

Bouvet. *Le voyage à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extrait du journal de M. Bouvet,commandant le vaisseau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le Villevault (1765-1766)*. Paris: E. Champion, 1913.

Champeaux, Alfred. *Le meuble. I. Antiquité, Moyen Age et renaissance*. Paris: A. Quantin, 1885.

Corneille,Thomas, Donneau de Vizé, et Charles Du Frsny. *Mercure galant* (Févier 1700). Paris: Chez Michel Brunet, Grand Salle du Paris au Mercure Galanr, 1700.

Cuisin, J-P-R.*Les Bains de Paris et des principales villes d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 ou le Neptune des dames*, Tome 1. Paris: Verdière, 1822.

Dunoyer Anne-Marguerite. *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 volume 1. Amsterdam: Chez Pierre Brunel, 1732.

Duvau Lazare. *Livre-journal de Lazare Duvaux, marchand bijoutier ordinaire du roy, 1748-1758 : précédé d'une étude sur le goût et sur le commerce des objets d'art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français, 1873.

Robert, Jany. *Les procédés du vernis Martin*. Paris: H. Laurens, 1892.

airiti

De Montaigne, Michel . *Journal du Voyage de Michel de Montaigne en Italie.* Rome et Paris: chez Le Jay, 1774.

Nieuhof, Jean.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ou du Grand Cam de Tartarie*. Leyde: J. De Meurs, 1665.

Du Prade, Abraham. *Le livre commode des adresses de Paris pour 1692*. Paris: P. Daffis, 1878.

Havard, Henry. " Bibliographie: Dictionnaire de l'ameublement et de la decoration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s *"*. *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 Paris, 1887.

Larousse, Pierr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19e siècle*. Paris: Administration du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1877.